

欽定前漢書

卷二
之七

前漢書卷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惠帝紀第二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逮父之志故漢家

之諡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高祖太子也母

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

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帝初嗣位爲恩惠也

中郎郎中滿六歲

爵三級四歲二級

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曰外

郎散也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

張晏曰不

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

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

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攽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

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

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

宦官尚食比郎中

應劭曰宦

官闕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

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

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

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

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陸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

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騶本廐之馭者後又

令爲騎因

謂騶騎耳 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

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 賜給喪事者二千石

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

千

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

百石者審備其等也

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

服虔曰斥土曠土也如淳曰斥開也

開土地爲冢曠故以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

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

一金與萬錢也○劉攽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二千石二

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

租復十五稅一

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

作今復復之也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

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

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今特爲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爲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宦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闕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頁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

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

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媿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

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
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
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
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胸鞞單于云烏維單于
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
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
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
已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
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健音連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

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

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鬪音他計反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

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今吏六百石以

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

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師古曰同居謂父母

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令郡諸

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

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

以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纒矣師古曰今出買爵之錢以贖

罪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王

邑尊公主爲太后

如淳曰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

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爲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王以母爲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爲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爲太后也。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

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爲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關爲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爲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

之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

兄吳王蕭何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

夏五月立闔越君搖爲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勾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

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卽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

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

貢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漢書無名字皇甫謐

作帝王世紀皆爲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示博聞

不知陷於穿鑿。宋祁曰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

其身

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

三月甲子皇帝冠

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

書者族

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

室災

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

丙子織室災

師古曰織作

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靄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

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

月己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曹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

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

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

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劉攽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賴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爲五等每等加一算也

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樊噲也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

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克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春正

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

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七年壽二十四

九

月辛丑葬安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

去長陵五里一作十里

宋祁曰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

矣

師古曰篤厚也

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

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

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

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

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

師古曰謂殺趙

王戮戚夫人因以憂疾不聽政而崩

悲夫

前漢書卷二

前漢書卷二考證

惠帝紀第二〇

臣名南

按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孝文本紀前止作呂后本紀以惠帝事附入殊非體制班氏列惠帝紀於高后紀之前義理甚正

視作斥土者〇

臣照

按監本宋本俱作斥上今以服虔如淳注意詳之定爲斥土服注斥上壙上也二上字亦並正

春正月城長安〇胡三省曰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

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始成

臣名南

按功臣表

城及宮殿皆少府陽城延所作

郤陽侯仲堯○

臣召南

按高紀及吳王濞傳並作合陽

則屬平原此紀作郤陽則屬左馮翊以王子侯表作合陽證之此郤字訛也然水經注已謂是郤陽矣

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注卽今泉州是其地○

臣召南

按師古說非也閩越王無諸都冶則泉州地屬閩越矣東海王搖都東甌亦號東甌王卽温州永嘉地非泉州地也

前漢書卷二考證

前漢書卷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后紀第三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

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

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

侯者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

惠帝卽位尊呂

后爲太后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日惠帝卽位尊爲太后

太后立帝姊魯

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

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

日制書二日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

蘇林曰台

音胞封諸呂六人爲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臯妖言

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爲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崩今除

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宮

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

子彊爲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

今陳留郡不疑爲恒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爲襄城侯

朝爲軹侯

師古曰
軹音只

武爲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
飭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

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

萬民大安莫不

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
虛蚪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

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

師古

日以功之高下
爲先後之次

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

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

師古曰
陳平

謹與絳侯臣

勃

師古曰
周勃

曲周侯臣商

師古曰
鄭商

潁陰侯臣嬰

師古曰
灌嬰

安

國侯臣陵等議

師古曰
王陵

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應劭曰
餐與食

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算錢如
今長吏食奉自復賧錢卽租奉也韋昭曰熟食曰食酒

肴日錢粟米日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聞賜是
爲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食
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厨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
音扶用反○宋祁曰江南本文穎注文邑中字上有所
食字算錢算故作筭景祐刊誤謂筭非租稅當
改爲算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日字 陛下加

惠以功次定朝位

如淳曰功大者在上一功
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

臣請臧高

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服虔曰縣有夷蠻日道
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

武都道山崩

師古曰武都
道屬武都郡

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

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
錢文日半兩重如其文

卽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
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宋祁曰注文莢字

一本作
銖非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師古曰水
所漂沒也

秋星晝

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詔曰凡

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日使

百姓百姓欣然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

疾久不已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

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爲天

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

山王弘爲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卽不

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爲正也師古曰卽

元年所立弘爲襄城侯者晉說是也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

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劉敞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爲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爲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也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

應劭曰長

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

六月城長陵

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

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卽就陵爲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

奴寇狄道攻阿陽

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

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英錢者○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畧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

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爲

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

○劉效曰

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疆計請以呂祿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

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爲王又云病困以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

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夏五月辛

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

張晏曰高帝兄伯也

宣夫

人高皇帝兄姊也

如淳曰皆追諡

號諡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

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

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

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

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盧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

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

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闕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闕人也

諸中官宦者令丞皆

賜爵關內侯食邑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

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闕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

夏江

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

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

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

師古曰顓讀與專同

自知背

高皇帝約

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

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

謀作亂

○宋祁曰按蔡邕云皇子封爲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爲侯者謂之諸侯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
廼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
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
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

○宋祁曰景德本榮作榮

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

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

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

師古曰給誑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

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
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

急之國守藩

師古曰之往也

廼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

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請梁王

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

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

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

師古曰猶豫名也爾雅曰猶如磨善登木

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次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隴西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磨音几

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頹

張晏曰頹音須師古曰呂

后妹。宋祁曰呂頹樊噲妻封臨光侯

頹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

處矣

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

廼悉出珠玉寶器散

堂下曰無爲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宙行御史大

夫事

師古曰宙曹參子也音竹出反。劉攽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宙爲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刑

非行也疑此紀誤

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

產

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

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

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

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

猶六國爲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

平陽侯宙聞其語馳告丞相平

太尉勃

宋祁曰馳邵本作以

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

尚符節

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

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卽信之一

名 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

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

勃復令鄺

寄典客劉揭說祿

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

曰帝使太尉守

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

○宋祁曰南本作歸印綬去

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而呂兵授太

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軍皆左袒勃勃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

令平陽侯告衛尉母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

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俳徊往來

師古曰俳徊猶傍徨不進

之意也俳音裴

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

之

鄧展曰誦言公言也

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勃請

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

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

見產廷中

日舖時遂擊產

○宋祁曰越本邵本竝無日字

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

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

故某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慰問之

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

尉呂更始

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爲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還

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

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男女

無少長皆斬之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

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

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

爲故惠帝拱已

師古曰垂拱而治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

師古

日闈宮中小門音他曷反

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

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前漢書卷三

前漢書卷三考證

高后紀不可屬天下注屬委也○監本也字下衍也字
今去

秩長陵令二千石注應劭○監本訛作郤今改正
攻阿陽注狄道屬隴西○狄訛地今改正

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臣名南按張釋卿恩澤侯

表作張釋無卿字燕王劉澤傳作張卿無釋字

八月庚申○通鑑考異曰八月當作九月

襄平侯紀通尙符節○劉攽曰疑成者卽信之一名○

臣名南

按紀信與紀成自是兩人後儒以信死節最

烈沒未得封故疑紀成卽信耳不知紀成名字早著於鴻門間道走軍之日其後戰死好時則功臣表有明文非死於滎陽也高祖於功臣以父死節封其子者三人一紀通以父成戰死好時一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滎陽罵項王死事一高梁侯酈疥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紀信縱公宜有封爵而侯表無之必是其人並無子孫可封晉灼及師古說確有証据攷說非也

前漢書卷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高祖

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

人臣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

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犬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

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

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

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

立爲代王

宋禪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

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

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

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

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

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古師

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

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服虔曰喋音蹀屍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

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

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

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

失其政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

天子位者劉氏也

師古曰卒終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

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

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

天

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

師古曰約省也

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

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

師古曰呼叫也音火

故反他皆類此

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其

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

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

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

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

橫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

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

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宋

祁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不服庚更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卽帝位也二十字代王曰

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

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等具言所

以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以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

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

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

名義

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

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詣長

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

蘇林曰在

長安北三里

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

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

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

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

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

而議之

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

閏月

己酉入代邸

劉攽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羣臣從至上議曰丞

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服虔曰柴武

御史大夫臣蒼

文穎曰張蒼

宗正臣郢

文穎曰劉郢

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

典客臣揭

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

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

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爲長若

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非帝非不詳也

不當奉宗廟臣謹

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爲鄼侯也

頃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爲代王後廢爲郃陽侯子溲爲吳王故追諡爲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郃陽

侯喜以子溲爲王追諡爲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

頡爲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爲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

陰安侯安知其爲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

嫂也師古曰諸諡爲頃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頃

琅邪王文穎曰劉澤也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

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

佞

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不足以稱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

願請楚王計

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

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

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

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卽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丞相平等皆

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

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師古曰忽怠忘也○劉攽

曰忽言輕易也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

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

卽天子位羣臣以次侍

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東牟侯興

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奉天子

法駕迎代邸

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卽日夕入

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

行殿中

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

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類此

○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謀爲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

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卽位其赦天下賜民爵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

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

酺五日

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

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

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宋祁曰酺南本浙本並作舖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

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
壇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

○宋祁曰呂產南本浙本無呂字

丞相

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
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

印

○宋祁曰呂祿南本浙本無呂字

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

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
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
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

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應劭曰帑

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

太子

師古曰蚤古以爲早晚字也

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

帝神明未歆饗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

天下人民未有慝志

應劭曰慝音篋慝滿也師古曰慝快也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

人而嬪天下焉

晉灼曰嬪古禪字

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

也

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

謂天下何

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

其安

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

理多矣

如淳曰闕猶更歷也

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

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

文穎曰陪輔也

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

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

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

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宋

祁曰越本專作傳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爲善

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

治理而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

者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

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

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

師古曰釋捨也
宜建謂適嗣

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

議不宜

師古曰不當更議

子啓最長

文穎曰景帝名

敦厚慈仁請建以

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師古

曰雖非已生正嫡但爲後者卽得賜爵

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三月

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詔曰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

孤獨窮困之人或阼於死亾

服虔曰阼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阼音屋檐之檐如淳

曰阼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

而莫之省憂

師古曰省視也

爲民父母

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師古曰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

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

不飽

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

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

師古曰存省視

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

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

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爲糜鬻也陳

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溺也音女教反

豈稱養老之意哉具

爲令

師古曰使其備爲修制

有司請令縣道

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

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

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

師古曰絮綿也

賜物及當稟鬻

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

丞或尉自致之也

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

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卽爲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

下孟 反 不稱者督之

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

刑者及有

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爲

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 楚

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師古曰旁決口潰上湧日出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

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

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也

詔曰方大臣

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

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

言疑者而稱狐疑

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爲

衛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

皆至九卿

師古曰張武等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

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
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
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
駟鈞爲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
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鄒侯駟
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
後改爲鄒乎鄒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故常山丞相
蔡兼爲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
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
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

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爲

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

李奇曰爲吏謂爲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

十一

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

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

師古曰適讀

曰治音直吏反

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

師古曰適讀曰譎責也音

張革反見音胡電反

災孰大焉

師古曰災莫大於此

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

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

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端反

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

師古曰令謂此詔書

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啓告朕

師古曰旬音蓋旬亦乞也

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爲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及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
不逮者意慮所不及

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

師古曰省減也音遙
所領反繇音遙朕

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蘇林曰憫寢視不
安貌孟康曰憫猶

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憫音下
板反○宋祁曰蘇林注文憫字下當有然字

是以設備

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

師古曰飭
整也音勅其罷

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

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纜同
纜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

當減留纜足
充事而已

餘皆以給傳置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
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

皆類此○宋祁曰傳傳舍
置廄置按廣雅云置驛也

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

之本也其開籍田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
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

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
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

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國語曰宣王卽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斯則籍非假借
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民

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

種也食者所以爲糧食也代貢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

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

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

日闕彊讀日疆闕彊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疆辟彊

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日徽則其義兩說並通他皆類此及齊悼惠王子朱虛

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間王章

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

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 誹謗之木服虔

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師古

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詆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詆與妖同 是使衆臣

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

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爲要約共行

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 ○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

直者不敢祝詛少賓也 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

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朕甚不取自

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

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

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

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乏絕致有天喪故不遂其生

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

年田租之半

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

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

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頴

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

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

居北地河南爲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卽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淳

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

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

葛越本無酒葛二字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

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

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

別率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留游太原十餘

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

柴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

臣贊曰漢

帝年紀爲陳武此二云柴武爲有二姓

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邠侯繒賀爲

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

德反上誑誤吏民

師古曰誑亦誤也音卦

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

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劉

敞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八月

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

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

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

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

尉詔獄作顧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

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俳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卽爲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

應劭曰聽放民鑄也更造

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

道死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

石無得擅徵捕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

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眾愚災

如淳

曰東闕與其兩旁眾愚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眾愚獨災也師古曰眾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眾愚然一日屏也眾音浮○宋祁曰江南本愚作思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

方

文穎曰李彗長三星其占畧同然其形象小異李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李彗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

帚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李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

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
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
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
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
使者自殺鄭說是也○宋祁曰
師古注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
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
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

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緡
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

奇曰傳藥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藥或用
緡帛槩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槩音啓詔曰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闢開也

歲一不登民有飢色

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

成則衆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

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

師古曰從事從

農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

師古曰樹謂栽植也

而功未興是

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

師古曰省視也

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

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

之縣云無應令

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

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

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

悌力田常員

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

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

師古曰道讀日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

夏除祕

祝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

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

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廛

身從事

晉灼曰廛古勤字

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

也

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劉歆曰謂疑當作爲字

其於勸

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

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印

師古曰功臣表云
餅侯孫單以父北

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
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
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
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

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

師古曰申

謂約束之

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

乃止

文穎曰要劫也
哀痛祝誓之言

於是以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

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

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師古曰媿古愧字

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

後已

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

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信

皆歸福於朕躬

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

百姓不與焉

師古曰與音豫

是重吾不德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其令祠

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成紀隴西縣

上乃下詔議郊祀

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

師古曰五廟卽下渭陽五帝之廟也

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

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

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傅納以言

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

語在鼂錯傳

師古

日錯音干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

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

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

三人皆爲王秋九月得玉杯

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刻曰人主

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祥也○宋祁曰按紀年通譜云史

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
爲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然則當
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耳
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元

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

師古曰以詐事發覺
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
廢處北宮故不曰崩

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

師古曰比
猶頻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

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音
弋於反下皆類此

乃

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
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

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

師古曰
度謂量

計之音
徒各反
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

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

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爲酒醪以靡穀者多

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

靡音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

師古

日中音竹仲反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

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

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旣不明不能遠德使

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戎狄荒服故

日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封圻之內勤勞不

處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

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

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安

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

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韋昭曰使

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以諭朕志於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

今單

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反還也

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

俱棄細過偕之大道

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

結兄弟之義以全

天下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
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

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
夫官名其人姓名免耳此

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
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今文
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
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
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

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
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澗

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
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

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
說是也○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宗正

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

孟康曰在

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
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

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

師古

日蝗卽蚤也食苗爲災今俗呼
爲簸蠹蝗音胡光反踵音鍾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

師古曰弛解也解而
不禁與衆庶同其利

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

應劭曰水

漕倉曰庾胡公曰在
邑曰倉在野曰庾

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二
卽位卽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
六也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師古曰始
生者曰萌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師古曰
奚何也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

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

以罹寒暑之數

師古曰罹音離遭也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

吾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

託于天下君王之上

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

二十有餘年矣賴天

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

謂方之內耳

靡有兵革

師古曰靡無也

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

帝之遺德

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

惟年之久長懼于

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

之其奚哀念之有

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

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
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爲嘉耳然朕自
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爲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
語猶然其意可曉矣○劉敞曰與讀曰歟言得以天年
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歎
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

出臨三日皆釋服

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

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

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

踐踐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

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

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無發民

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

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

師古曰爲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

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卽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宅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

事 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霸陵**

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木名以爲

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

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師古

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窆瘞事也師古曰穿

壙出土下棺也已而窆之又卽以爲墳故云復上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

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卽張武

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已葬

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所增益有不便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式

爾反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

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

爲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

身衣弋絺

如淳

日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絺師古日弋黑色也絺厚繪絺音大奚反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

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

得以金銀銅錫爲飾

宋祁曰飾舊作飭當從此本

因其山不起墳南

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

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

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

切常假借納用焉

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張武等受賂金

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

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

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

日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
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
烏呼仁哉

前漢書卷四

前漢書卷四考證

文帝紀立爲代王○

臣召南

按監本作立子恒爲代王

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立爲代王下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今從宋本

頃王后注時呂頴爲林光侯○

臣召南

按林光當作臨

光樊噲傳可證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卽君位之漸也○胡三省曰如淳說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以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

再耳

當受鬻者或以陳粟注淖溺也○

臣照

按宋本無溺也

二字以溺訓淖理不可通溺字當爲泥字之訛

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

臣名南

按四將

軍昌侯盧卿也共侯盧罷師也甯侯魏遼也深澤侯趙將夜也見史記將相名臣表

作顧成廟注因卽爲名○監本脫名字今補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

臣名南

按上郡將軍昌

侯盧卿也北地將軍甯侯魏遼也隴西將軍隆慮侯周竈也見匈奴傳

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爲將軍○臣名南按功臣表

董赫是董深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記曰成侯亦
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是也公卿表於是年書內史董
赤卽依史記欒布傳未嘗爲內史故公卿表不書此
文建成侯旣衍建字以內史連欒布爲句亦非實事

前漢書卷四考證

前漢書卷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景帝紀第五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母

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卽皇帝位尊

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

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

下者爲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爲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

有德可尊。○劉放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禮樂各有

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

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

釀醇酒也。味厚，故以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

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

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

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師古曰：遂成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師古

日嗜蘇林曰：刑不及妻子。罪人不帑師古曰：帑讀與孥同。不誅亡罪，不私

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

勝識

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

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

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

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師古

日侔等也音牟

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

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

師古曰昭明也

以

明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

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

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

相臣嘉等奏曰

師古曰申屠嘉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

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

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

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

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

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

張晏曰王

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祭師古曰張說請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

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

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穀畜

師古

日磽謂磽埴瘠薄也陁謂褊隘也穀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磽音苦交反陁音狹穀古繫字

或地饒

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

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日草稠曰薦深曰莽

○劉攽曰注麋鹿食曰薦衍一日字

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

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

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

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

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

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

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幘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筋反廷

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相申屠嘉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

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

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

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

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

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爲
士伍又免其官職卽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
從士卒之伍也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

受臧

師古曰畀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

傅

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傅讀曰附解在高紀

春三月立皇子德

爲河間王闕爲臨江王

師古曰闕音一曷反

餘爲淮陽王非爲汝

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

后崩

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

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

爲列侯

師古曰係音胡計反

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

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

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

殺嘉大逆無道

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

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

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

復故爵

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

論恢

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

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師古曰辟音璧又音闕其義兩通

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

師古曰周亞夫

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

七國

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

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

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

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

自殺夏六月詔曰廼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誑誤

吏民吏民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今濞等已滅

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

與濞等爲逆

師古曰藝音藝

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母令汙宗室

立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續元王後

孟康曰禮元王子也

立皇子端

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

國新反備非常

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

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

戊晦日有蝕之

○劉攽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

夏募民徙陽陵賜

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
爲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
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

苛周昌孫子爲列侯

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爲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

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

諡誅策

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諡及哀策誅文也臣瓚

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爲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之

文音力水反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誅策

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

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卽典客之屬官也後

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爲大鴻臚改行人爲

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

人爲大行令當是表誤○劉攽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

典客爲大鴻臚行人爲大行由它書卽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

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
○劉敞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猶云大行令奏
諡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舉
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卽大行令也王薨

遣光祿大夫弔祿祠賵

應劭曰衣服曰祿祠飲食也車馬曰賵師古曰祿音遂賵音芳

鳳反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

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

人畢事

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

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

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

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

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郡

尉爲都尉

師古曰更謂改其號

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

者四人子

文穎曰楚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惲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

之故封其子

皆爲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

春正

月皇太后崩

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

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說爲謬

夏旱禁酤酒

師古曰酤謂賣酒也

音工

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

子乘爲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

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

景帝廟

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

不得出關

服虔曰綰衛綰也馬十歲齒下平

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

罪欲腐者許之

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執不能復生子如

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劉放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

亦誤

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爲相

師古曰亦

所以抑黜之

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

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

朋黨比周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

職朕甚憐之

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

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

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

獄之

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贍反獄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

僞黃金棄市律

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尙未除先時多作僞金僞金終不可成而徒損

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爲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僞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稱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

四月梁王薨分梁爲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爲王五月

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

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

更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

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

亡度者或不

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

應劭

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轡以簞爲之或用革如淳曰轡音反小車

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樂盈卽是有鄣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轡

音甫元反轡音方遠反

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

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

輔舉不如法令者

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師古曰時未有

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劉敞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

改主爵中尉爲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蒞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

耳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尙輕故爲

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廼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語

在刑法志

師古曰筮音止藥反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

取苑馬

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

十萬正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吏卒戰死者二千

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

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

讞者不爲失

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

欲令治獄者務

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

庶長

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

夏大酺五日

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

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

師古曰屯

鴈門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没入之

師古曰食讀曰飢没入者没入

其馬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

紅者也

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絳是也組者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絳會也會五絳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絳音子內反條音宅牢反

農事傷則飢之

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

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盛祭服爲天下先不

受獻減太官省繇賦

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徭

欲天下務農蠶素

有畜積以備災害

師古曰畜讀曰蓄

疆毋攘弱衆毋暴寡

師古曰攘

取也音人羊反

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

師古曰遂成也

今歲或不登

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

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

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

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

侵牟萬民

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蟬賊也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爲也

縣丞

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

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爲盜耳

其令二千石各脩

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

同音莫報反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

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

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廼得

官

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廼得爲吏十算十萬也

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算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訾同他皆類此廉士算

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

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

秋大

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

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閒

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

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師古曰樹殖也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

王者坐臧爲盜

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

二千石聽者與同

罪皇太子冠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

宮

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卽位卽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

駟

師古曰八匹也

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

其家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二月癸酉葬陽陵

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

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

信哉周秦之

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

師古曰不可勝

漢興掃除煩苛與民

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

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

周云成康漢言

文景美矣

劉歆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陶青爲青翟襄平侯相夫爲嘉又言官有大爲疆光祿大夫

又令三輔舉不如令者又載皇太后崩皆其錯悞者不知班氏之謬或後世亡其書有追補之者

前漢書卷五

前漢書卷五考證

景帝紀五月令田半租。○臣召南按史記除田半租此

文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盡除田租至此年始復收其半租也

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吏訛史從宋本改

前漢書卷五考證

前漢書卷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武帝紀第六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諡法威強叡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母

曰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造

年四歲立爲膠東王七

歲爲皇太子母爲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

張晏

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爲太子爲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甲

子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爲列侯

蘇林曰蚡

音颯鼠之颯師古曰蚡
亦颯鼠字也音扶粉反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劉

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
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
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
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

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

師古曰衛綰也

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應劭曰申不害

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爲秦孝公相封於商號秦君韓
非韓諸公子非名也蘇秦爲關東從長張儀爲秦昭王

相爲衡說以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爲法
賞不失卑刑不諱尊然深刻無恩德韓非兼行申商之

術師古曰從
音子容反

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

復二筭九十復甲卒

張晏曰二筭復二口之筭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

方目反

行三銖錢

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

夏四月己巳

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

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

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

艾

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呂承其親外迫公事內

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呂上巳有

受鬻法

師古曰給米粟以爲糜鬻鬻音之六反

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

妾遂其供養之事

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卽復子無子卽復孫也遂申也復音方目

反

五月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脩山川之祠爲歲

事

孟康曰爲農祀也於此造之歲以爲常故曰爲歲事也師古曰歲以爲常是也總致敬耳非止祈農○劉

赦日為音于偽反謂曲加禮如淳曰祭禮有所加益赦吳楚七國

帑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師古

日帑讀與孛同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

二萬人其省萬人罷苑馬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

樵今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

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

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

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丞相嬰太尉蚡

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丞相嬰太尉蚡

免師古曰寶嬰田蚡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申有

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

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本槐里縣之茂鄉故曰茂陵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

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饑

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

蘇林曰去長安

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本字秋七月有星孛于

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

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

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

閩越圍東甌

應劭曰高祖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惠帝立搖為東

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師古曰甌音一侯反

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

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

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師古曰又新鑄作也

置五經博士夏

四月平原君薨

服虔曰王皇后之母武帝外祖母

五月大蝗秋八月廣

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

火

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

殿又立便殿爲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建韋立成孔光

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

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

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

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

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

臣贊曰以長星見故爲元光

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

各一人

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

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夏四

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

師古

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

五月詔賢良

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

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絳著其衣犯黥者以墨蒙其體象而畫之犯宮者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體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屏草屨也

劓音牛冀反字或作剝其音同耳體音頻忍反屏音扶味反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師古

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師古曰

言皆循其貢職而可使也錯置也

音千故反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春晉灼曰東夷傳今

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古曰周書把婁地是也在夫

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春來賀卽謂此北發渠搜度

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

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以南爲對也禹貢渠搜在雍

州西北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氏羗徠服

言北方卽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瓚說近是氏羗徠服

師古曰徠古往來之來也氏音丁奚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

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鳴虬何施而臻此與

師古曰虬讀曰呼鳴呼嘆辭也臻至也今朕獲奉宗廟夙興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

思師古曰夙興早起也夜寐夜久方寐也

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與辭也言美而且大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何行而可呂章先帝

之洪業休德

師古曰章明也洪大也休美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師古曰三

王夏殷周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

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

此子大夫之所

睹聞也

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睹古覩字

賢良明

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呂書對著之干篇

師古曰篇

謂竹簡也

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秋七月癸

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師古曰五帝之時也

春詔問公卿曰

朕飾子女呂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

媿侵盜亡已

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媿與慢同

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

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師古曰首爲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輜重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

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爲縣本

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焉

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爲列

侯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汜及凡十六郡界也汜音

敷劔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冠名

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于其傍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劔特堅利古龍淵之劔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決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劔孟說是也淬音千內反。劉攽曰子謂救決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顏疑當云龍淵廟按景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陽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

四年冬魏其侯寶嬰有罪棄市

師古曰以黨灌夫也

春三月乙卯

丞相蚡薨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

萬人治鴈門阻險

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攽曰子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

以便伐匈奴耳 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爲巫蠱

者皆梟首八月螟

師古曰食苗心之蠱也音莫經反

徵吏民有明當時

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借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

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借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訛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爲計借闕駟不詳妄爲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借借次也晉代有計借簿又改借爲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宋祁曰舊本正文續作給

六年冬初等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筭

春穿漕渠通渭

如淳曰水

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

匈奴入上谷殺畧吏民遣車騎將軍衛

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

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

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名

其處爲龍城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

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

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

晉灼曰入猶還也不得已

而用兵言師不踰時也入或作人因其習俗土地之宜而教革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詔言古者出則治兵入

則振旅素練其衆不虧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爲害而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棄軍而奔北也輯

與集

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

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

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

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

文頴

曰少吏

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

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

師古曰下謂以

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以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稼反他皆類此

而又加法於士卒二

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聞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

師古曰刷

除也音所劣反

復奉正義厥路亡繇

師古曰一陷重刑無因從正道也繇讀與由同其

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師古曰循從也由也

夏大旱蝗六月

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

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

爲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

冬十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

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

勸善刑暴

師古曰本仁祖義謂以仁義爲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師古曰五

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繇讀與由同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

士臻於斯路

師古曰天地四方爲宇臻至也

故旅耆老復孝敬

師古曰旅耆老

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
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反
選豪俊講文學

師古曰講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師古曰深詔執事興廉

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

帝聖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師古曰

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

詔引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師古曰闔閉也總一是

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
師古曰究竟也

聞達於天子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
師古曰謂郡之將

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師古曰燭照厲蒸庶
師古曰

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

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

服虔曰適得其人

再適謂之賢賢

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

應劭曰一曰樂器二曰車馬三曰衣服四曰朱戶五曰納

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曰九錫經

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

不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總列九錫應說是也進賢

一錫瓚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

李奇曰爵地俱削盡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斥

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棄逐之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

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

以不敬論

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報國

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張晏曰當

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爲不勝任也

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

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

陽不變物不暢茂

師古曰暢通也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應劭曰黃

帝堯舜祖述伏羲神農結繩耒耜以日中爲市交易之業因其所利變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懈倦也

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應劭曰逸詩也陽數九人君當陽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極天

之變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以救流弊也是以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

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猛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

朕嘉

唐虞而樂殷周據舊曰鑒新

師古曰追觀舊跡以知新政而爲鑒戒

其赦

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目前皆

勿聽治

師古曰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逋音布胡反

秋匈奴入遼西

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畧三千餘人遣將軍衛

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薺君南

閭等口二十八萬人

服虔曰穢猶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薺

古穢字師古曰南閭者薺君之名

降爲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

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

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

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

文穎曰慈

愛也願呂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

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

上谷漁陽殺畧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

至高闕

師古曰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遂西至符離

師古曰幕北塞名也

獲

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己亥晦日
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
百萬呂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由防姦也內長

文所由見愛也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

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

呂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

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

師古曰懈讀曰懈

其赦天下夏

匈奴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畧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畧數千人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呂禮

風之呂樂

師古曰風教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

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

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

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

正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呂爲天下先

師古

曰舉遺逸之文而興禮學

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呂厲

賢材焉

師古曰爲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呂獎薦賢材之人

丞相弘請爲博

士置弟子員

師古曰公孫弘

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

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

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瓚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卽今之突厥中磧耳李陵歌曰經

千里今

渡沙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

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

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

師古曰復因也音扶目反繇讀

與由

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

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答

以悅近徠遠今云

定公與二書異 哀公曰論臣

如淳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

景公曰節用

如淳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尼曰政在節用

非期不同所急異

務也

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不同所急異務不得不然

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

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

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

師古曰有罪者或被

釋免或得減輕

今大將軍仍復克獲

師古曰仍類也

斬首虜萬九千級

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

應劭曰馳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虜爵級多無所

移與今為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

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為置官級也馳音弋賜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為一馳也

○宋神曰馳音難易之易

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曰寵戰

士

元狩元年

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

白麟

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

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

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十二月大

雨雪民凍死

師古曰兩音于具反

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

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師古曰第十一等爵

民爲父後者一級詔

曰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師古曰尚

書咎繇載咎繇之辭也帝謂堯也

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

慳怛

師古曰慳痛也怛悼也慳音干感反怛音丁曷反

日者淮南衡山脩文學

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

服虔曰怵音奢應劭曰怵怵也如淳曰怵音怵惕見

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怵者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誅字耳誅者誘也音如

戊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謾誅而說者或改爲鉢導之鉢蓋穿

鑿也謾音先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誘反鉢音述

國之爲虐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貌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

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既孤寡鰥獨師古曰既古耄耄字八十曰耄耄

老稱也一日或匱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

既不明之貌下存問致賜師古曰致送至也行音下更反曰皇帝使謁者師古曰謁者令使者

宣詔書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

人三匹年九十目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

十目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呂聞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

業及常

縣鄉卽賜毋贅聚

如淳曰贅會也令勿擅徵召贅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師古

曰卽就也各遺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贅音之鏡反

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旬

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三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遣

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

應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

曰山關名也師古曰臯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塵臯蘭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

水中

應劭曰在朔方北也

南越獻馴象

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師古曰馴音

巡謂擾也

能言鳥

師古曰卽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竝有之萬震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

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州以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隋開皇十八年林邑國獻

白鸚鵡時以爲異是歲貢士咸試賦之聖皇
將軍去病

馭歷屢有茲獻上以幽遐勞費撫慰弗受

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以爲張

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

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以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

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

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

○劉敞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耳疑紀誤

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

當斬贖爲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

奴昆邪王殺休屠王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屠音儲

并將其衆合四萬

餘人來降置五屬國呂處之

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

呂其地爲武威酒泉郡

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

子慶爲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爲列侯秋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

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曰名聞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

如淳曰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貲者

爲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

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

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

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

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滇音顛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

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

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鹿皮爲幣朝覲以薦璧又造銀

錫爲白金見食貨志

初筭緡錢

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筭二十也臣瓚曰茂陵書諸

賈人未作賈貸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此緡錢是儲

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筭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說爲是緡音武巾

反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

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

軍後數十萬人

師古曰踵接也猶言躡其踵

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

萬九千級至闔顏山乃還

鄧展曰音填塞之填

去病與左賢王戰

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廼還

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爲封刻

石紀事以彭漢功

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

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如淳曰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

曰廣自剄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爲庶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此紀爲誤也師

古曰傳寫者誤以右爲後食其音異基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

文穎曰李廣從弟坐侵陵孺地

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

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

罷半兩

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師古曰猾狡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百金千石呂下

至乘從者帛

晉灼曰乘騎諸從者師古曰流俗書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後人妄加之○宋祁曰

百金新本無百字

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夏四月

乙巳廟立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師古曰於

廟中策

初作誥

服虔曰誥勅王如尚書諸誥也李斐曰今勅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

子傳六月詔曰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

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

萬是爲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

農傷而未衆

師古曰未謂工商也

又禁

兼并之塗

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文穎曰兼并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

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說是

故改幣曰約之

李奇

日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以檢約姦邪

稽諸往古制宜於今

師古曰稽考也音工

反廢期有月

應劭曰禁半兩錢及餘幣物禁之有期三月而民未悉從也如淳曰期音朞自往年三

月至今年四月朞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

而山澤之民未諭

師古曰未諭者未曉告示

之意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目導之未

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虔吏因乘執曰

侵蒸庶邪

孟康曰虔固也矯榘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寇攘矯虔韋昭曰凡稱詐爲矯強取爲

虔左傳曰虔劉我邊垂師占曰矯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者也蒸衆也

何紛然其擾也

師古曰擾煩也

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

下

師古曰褚大也行音下更反

存問鰥寡廢疾無呂自振業者貸與

之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

諭三老孝弟呂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

詣行在所

如淳曰蔡雍云天子以天下爲家自謂所居爲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

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爲行在也

朕嘉賢

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李奇曰設士有

殊才異行當特招者在使者分別之

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

師古曰無位不

被任用也寃屈也失職失其常業也

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

師古曰野荒言

田畝不闢也治郡國有所曰爲便者上丞相御史呂聞

苛爲政尚細刻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

鼎汾水上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應劭曰春秋時庸國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

青翟下獄死師古曰莊青翟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

輔舊事云以香栢爲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三月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大

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

難師古曰遠近如一是爲仁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

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

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
稻草與稻並生高七

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
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遣博士中等分循行

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

諭告所抵無令重困

師古

日抵至也重
音直用反

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戾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
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

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
廣濶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

曰故關爲弘農

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呂其半與之

孟康曰有不輸稅
令民得告言以半

與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

師古曰雨
音于具反關東郡

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敦嗣立有罪廢徙房

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

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汾陰屬河東汾音扶云反

十一

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

蘇林曰雁音誰如淳曰雁者河之東岸特堆掘

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雁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雁之北西流與河合師古曰二說皆是

也雁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雁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名鄆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

而爲雁字耳故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冀

州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瞻望河洛

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師古曰邈遠絕之意詢問耆老

得孽子嘉○宋祁曰景德本無子字其封嘉爲周子南君呂奉周祀

臣瓚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國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

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
君也初元五年爲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爲鄭公建武十
三年封於觀爲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
後故總言周子南君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
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宋祁曰注本舊
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本乃刊誤據平紀改正春
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樂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
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
新野有暴利
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
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
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其馬獻
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窰曲之窰師
古曰渥音握注音於佳反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爲泗
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

應劭曰隴隴抵坂也師古曰卽今之

隴山音 丁禮反

登空同

應劭曰山名也

西臨祖厲河而還

李斐曰音嗟賴 十

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時于甘泉天子親郊見

師古曰祠

太一也見音胡電反

朝日夕月

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

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蓋常

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

詔曰朕呂眇身託于王侯之上

師古曰眇

細末也

德未能綏民

師古曰綏安也

民或饑寒故巡祭后土呂祈

豐年冀州雕壤廼顯文鼎獲薦於廟

師古曰得鼎祠旁祠在雕上或云雕

壤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

渥洼水出馬朕其御焉戰戰兢兢懼

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

親省邊垂用事所極

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劉敞曰子謂親省

邊垂詔語耳

望見泰一脩天文禮

文穎曰禮祭也晉灼曰禮古禪字也臣瓚曰此年初

祭泰時於甘泉此祭天於文禮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脩天文禮也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朝日夕月卽天文

禮之謂也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

日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齊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朕

甚念年歲未咸登

師古曰登謂百穀成

飭躬齊戒

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敕同丁

酉拜況于郊

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

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

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蟇鬪

師古曰鼃龜也似蝦蟇而長脚其色

青音下媯反蝦音遐蟇音麻龜音莫幸反

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

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

鄭氏曰滇音檉孟康曰滇音貞蘇林曰滇

音撞柱之撞師古曰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

蘇音是也音丈庚反

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爲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

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于戈因謂之戈船也

離水出零陵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龍水蟲之害張說近之○

劉攽曰船下安戈旣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子謂瓚說是○宋祁曰戈船將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

牙之類是也戈船今有之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

設干戈於船上以禦敵也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服虔

故越人歸漢者也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

之瀨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師古曰瀨音賴○宋祁曰注

文吳越舊皆將罪人江淮呂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

遺應劭曰亦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

番禺如淳曰音潘愚尉佗所都師古曰卽今九月列侯

之廣州○宋祁曰刊誤本改禺作愚

九月列侯

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

下獄死

服虔曰因八月獻耐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耐

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

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

人而表云趙周坐爲丞相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耐三重釀醇酒也音

丈救反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

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

鄧展曰枹音鈇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

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

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行

東將幸緱氏

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侯反

至左邑桐鄉

師古曰左邑河東之縣也

桐鄉其鄉名也

聞南越破呂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

師古曰汲河內

縣新中其鄉名

得呂嘉首呂爲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

便令征西南夷平之

師古曰便音頻面反

遂定越地呂爲南海蒼

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

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

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大耳渠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

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厓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鑊其頰皮上連耳匡分爲數支狀似雞腸累耳下垂臣瓚曰茂

陵書珠崖郡治暉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丁甘

反字本作瞻暉音審

定西南夷呂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

孟康曰巂音髓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笮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去長安三千三

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嶓山本冉駹是也秋東越王餘善反攻

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師古曰說

讀曰悅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

賀出九原臣瓚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沮音子閭反匈奴

將軍趙破奴出令居臣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師古曰令音鈴

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廼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

煌郡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徙民呂實之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秦山故故元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

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朕將巡邊垂擇兵

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

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

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振匈奴遣使者告單

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

待邊不能亟來臣服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

之地爲匈奴讐焉師古曰讐失氣也音之涉反還祠黃帝於橋山應劭

曰在上郡周陽縣有黃帝冢迺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

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文穎曰嵩高也

城獲駁麋見夏后啓母石應劭曰啓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啓

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

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山下化爲石方生啓
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事見淮南子景帝諱啓
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劉攽曰此石
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
出啓字非史
之追書也
翌日親登崇嵩
應劭曰翌明也○宋
御史

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服虔曰乘同乘屬官屬也如淳曰漢

儀注御史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一人爲乘曹
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縣有上
中下萬歲里師古曰乘屬如登禮罔不荅師古曰罔無

神無不荅應

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

韋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

以名

禁無伐其草木呂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

高

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

獨給祠復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

日行途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

孟康曰王者功

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績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民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尚立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此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滕書秘語在郊祀志曰郊祀志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詔曰朕

曰眇身承至尊師古曰眇細也競競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

樂師古曰菲亦薄也音敷尾反又音靡故用事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太壇西

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用事八神也一日八方之神○劉攽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

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遭天地況施應

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之而武帝亦然臣瓚曰日況賜也施與也言天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

地神靈乃賜我瑞應

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

臣瓚曰

歲者三是也。○宋祁曰姚本云屑先結反與震于怪物屑同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一曰敬也又潔也。

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服虔曰增

天之高歸功於天禪闡也廣土地也肅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之冀

近神靈也師古曰父讀曰甫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日十月爲元

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鄭氏曰蛇音移民田

租逋賦貸已除師古曰逋賦未出賦者也逋貸官以物貸之而未還也貸音吐戴反加年

七十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筭師古曰自博至梁父

凡五縣今云四縣毋出筭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筭限也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

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曰在遼西余縣余縣

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貌也音其列反。○宋祁曰余縣舊作參非自遼西

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齊王閔薨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

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子隄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鄆城以

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

命從臣將軍呂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

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作甘泉通

天臺長安飛廉館

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

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董卓悉銷以爲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天臺者

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廼

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

連葉

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師古曰內中謂後

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

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

師古曰上帝天也博

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臨不以下房爲幽側而隔異之賜以此芝是大美也

其赦天下賜

雲陽都百戶牛酒

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以來祭天圖丘處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宮觀故稱

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宮側者耳賜不徧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宮

觀稱都則非止雲陽矣

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

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

應劭曰樓船者時欲

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

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

兵平西南夷未服者曰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

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頴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

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
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

抵觸文

說是也 三百里內皆采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

師古曰右

渠朝鮮

王名 呂其地爲樂浪臨屯立菟真番郡

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

東瀛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
雲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

浪音郎番音普安反瀛音弋支反雲音丈甲反

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爲

庶民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

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解在景紀

秋七

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氏人反分徙酒泉郡

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

應劭曰回中在險安定高平有險

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
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

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蕭關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長
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二家皆失之矣

回中宮在汧者或取安定
回中爲名耳非今所通

道遂北出蕭關

如淳曰匈奴傳人朝鄜蕭關蕭

關在安定朝鄜縣也

歷獨鹿鳴澤

服虔曰獨鹿山名也鳴澤澤名也皆在涿郡迺縣北界也

自

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

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

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本字

幸中

都宮殿上見光

師古曰中都

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呂

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

夏大

旱民多暵死

如淳曰暵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

秋呂匈奴弱可遂臣服

迺遣使說之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

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

文穎曰案地理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

昭曰在南郡師

古曰韋說是也望祀虞舜于九嶷

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嶷山名今在零陵營

道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

說是也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宋祁曰舊本是也下有九字疑字下無音疑字刊誤據史

館本改登瀛天柱山

應劭曰瀛音若潛南嶽霍山在瀛瀛南有洞瀛音岑師古曰瀛音與潛同應說是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四脚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能吞人

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柂處也舻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

古曰舳音薄樅陽而出服虔曰縣名屬廬江師古曰樅音千松反作盛唐樅

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師古曰並讀曰傍傍依也音步浪反所過禮祠

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

堂曰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

帳也○宋祁曰南本無此注予案太初元年受計於甘泉下注又云若今之諸州計帳疑只當一見

夏四

月詔曰朕巡荆楊輯江淮物

如淳曰輯合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所祭祀事也師古

日輯與集同

會大海氣

鄭氏曰會合海神之氣并祭之

呂合泰山

師古曰集江淮之神

會大海之氣合致於太山然後脩封總祭饗也

上天見象增脩封禪

師古曰見謂顯示也

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

部十三州

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治以秋分行部御史爲駕四封乘

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

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

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師古曰蹏蹏也奔走

也奔蹠者乘之卽奔立
則蹠人也蹠音徒計反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

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音方勇反字本作斐

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
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蹠弛之士如淳曰蹠音拓弛廢也士行有卓異不入

俗檢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蹠者蹠落無檢局也
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蹠音士各反弛音式爾反
亦在

御之而已師古曰在人所以制御之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材異等
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
可爲將相及

使絕國者師古曰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穎曰

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尋此
下詔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

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

帝祠首山故神爲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呂
出珍物化爲黃金

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

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呂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

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年爲太初也冬十月行幸泰山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災

十二月禮高里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

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蒿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卽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

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謬陸士衡尚不免况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祠后土

東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

今之諸州計帳二月起建章宮

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卽復大起宮室以厭勝

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貞女樓者卽建章宮之闕也

夏五月

正歷曰正月爲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

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

色上黃數用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上數五故用五謂印文

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定官名協音律遣因

杆將軍公孫敖

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師古曰杆音羽俱反

築塞外

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

謫民西征大宛

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師古曰庶人之有罪謫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

師古曰石慶也

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臘五日祠門戶比臘

如淳曰臘音樓漢儀

注立秋獵臘伏儼曰臘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臘祭名也

驅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

宗廟故有獵臘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獵劉臘劉義

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盍反○劉攽

日臘五日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

衍五字其赦汾陰安邑殊死

文穎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呂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秋蝗遣

浚稽將軍趙破奴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

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寬

卒

師古曰兒音五兮反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禮石闕

應劭曰石閭山在秦山下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

外列城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櫛湯縣北出石門鄯即得所築城師古曰櫛音固

西北至盧

胸

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名師古曰張說是也胸音劬

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

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

雲中殺畧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

應劭曰光祿勳徐自爲所築列城今

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即鄯也音之向反

又入

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應劭曰大

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號堅利作

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傳云成都侯商避

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

呂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占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大夫仍叔所作也

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

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

臣瓚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

搜索踰侈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也發謫戍

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

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

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古曰

卽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

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

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

道中者

文穎曰始漢家于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秘

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

大搜

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曰搜巫

蠱也師古曰瓚說是

渠黎六國使使來獻

臣瓚曰渠黎西域胡國名

泰山琅邪

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

師古曰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

道路不通遣

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

師古曰杖斧持斧也

謂建持之以爲威也分音扶問反

刺史郡守呂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

關都尉曰今豪桀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榷酒酤

如淳曰榷

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

爲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畧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

渡水之榷因立名焉三月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

酤音工護反約音酌

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

鄧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薶薶其物

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例反

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

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悞棄市

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悞音如掾反師古

曰又音乃館反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謫

張晏曰吏

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及勇敢士父母有市籍六大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

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二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

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師古曰說讀曰悅

強弩都尉路博德步

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

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臯爲昌邑王

孟康曰臯音博晉灼曰許慎以爲肩臯字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

死一等

太始元年

應劭曰言盪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春正月因杆將軍敖有

罪要斬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

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傳寫者

誤爲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桀也鈞弋趙健仔死葬雲陽至昭帝卽位始尊爲皇

太后而起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

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呂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秦

山見黃金師古曰見音胡電反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裏蹏

呂協瑞焉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裏蹏以協嘉祉也古有駿馬名要裏赤喙黑

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旣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裏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

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

得馬蹏金甚精好而形製巧妙裏音奴了反○劉攽曰按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野物或化爲黃

金而此稱泰山似非是所謂黃金爲麟趾裏蹏者蓋因用首山金爲之耳故詔先敘三瑞下乃云呂協瑞焉

呂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

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

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山其音同登

之罘晉灼曰地理志東萊腫縣有之罘山祠師古曰罘音浮腫音直瑞反浮大海山稱萬

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呂配上帝

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脩封丙戌禮石

間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爲縣應劭曰東萊縣也祠神人

于交門官應劭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官武帝所造若有鄉坐

拜者

師古曰如有神之景象嚮祠坐而拜也漢注云神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坐

音才

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

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

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也

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二

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

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

月趙王彭祖薨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

安城門索

文穎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瓚曰搜謂索姦姦人也上林苑周回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

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然則皆搜索非數

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

十一日廼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水閘

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

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以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海縣也二

公主皆衛皇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

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

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

師古曰卽上游擊將軍韓說也

壬

午太子與皇后謀斬充呂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

長安

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驚音力之反

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

師古曰謂逃匿也

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

應劭曰時

太子亦發節以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

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

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

師古曰湖縣名

也卽今號州閩鄉湖城二縣皆其地

癸亥地震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爲

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

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

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

泉城至浚稽山

師古曰音峻雞

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

去因降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

六月丞相屈釐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

師古曰屈釐亦坐與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宋祁曰妻子舊本無子字

秋蝗九月反者公

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二

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二者石之數

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

服虔曰地

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國縣也晉灼曰案地理志應說是

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

明堂癸巳禋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

有蝕之

後元元年

○劉攽曰按昭帝紀云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則當但稱後元年也

春正月

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博薨二月詔曰朕

郊見上帝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以下光景並見亦同

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

呂不羅罔靡所獲獻

如淳曰時春也非用羅罔時故無所獲也

薦于泰時光

景並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

師古曰坐於廟中醉而歌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

孟康

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宋祁曰案馬亦滿補反易馬爲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可改故但易其形耳以是知漢雖馬姓亦謂之姥也侍

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

之

師古曰磾音丁奚反

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

屋五柞宮

晉灼曰盩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師古曰盩音張流反屋音竹乙反

乙丑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

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二名難諱故丁卯

帝崩于五柞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

入殯于未央

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

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違背六經

表章六經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

遂疇咨

海內舉其俊茂

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爲事者也

與之立功興

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

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他皆類此

協音律作

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

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如武帝之雄材大

畧不改文景之恭儉呂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畧而非其不恭儉也

前漢書卷六

前漢書卷六考證

武帝紀建元元年。○劉攽云云。臣照按攽論當矣然

謂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則恐無臣子妄造元號之理蓋必有詔命追稱而今不可考耳

或治申商注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監本訛執衛宋本無術字

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臣召南按公卿表中尉無

程不識是時中尉爲張敞又按李廣傳廣爲未央衛尉不識爲長樂衛尉卽灌夫傳田蚡所云程李俱爲東西宮衛尉者也此文當云長樂衛尉訛作中尉

前漢書卷之八
起龍淵宮注漢章帝賜尚書韓稜龍淵劍。○章訛帝今
改正

置五屬國以處之。○臣召南按杜佑通典曰安定上郡

天水張掖五原爲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屬國
都尉治三水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天水屬國都尉
治勇士滿福五原屬國都尉治蒲澤而張掖屬國都
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安定
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
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
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

攻故安圍枹罕○胡三省曰故安縣屬涿郡西羗之兵
安能至此當作安故地理志安故枹罕二縣皆屬隴
西郡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監本訛十二州今改正 臣召南

按晉志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及朔方交阯所
謂十三州也至征和四年又置司隸校尉督察三輔
三河弘農

秋閉城門大搜注搜索踰侈者也○顧炎武曰此與二
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非踰侈者也
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注師古曰卽祁連山也○

臣召南

按晉灼說是師古說非也此天山卽白山括地志云今云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者師古以甘州張掖縣之祁連當之則戰于內地上文不應云出酒泉矣祁連固卽天字但此天山遠在西北非前此霍去病所奪之祁連近在內地者也

還幸北地祠常山○

臣召南

按此北地非郡名猶言北

邊耳常山卽北岳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

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臣浩

按此

文天漢四年也至太始二年九月又云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二文相類一作令一作募一作

入一作人必有一說顧炎武曰此一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疑衍文也

後元元年○王禕曰武帝沿文景故事復爲後元然始以後元二字加于年上此爲異也非史官追書之

前漢書卷六考證

前漢書卷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昭帝紀第七

孝昭皇帝

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劬曰禮諡法聖聞周達曰昭

武帝少子也母

曰趙婕妤

師古曰婕接幸也仔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宮婕音接仔音余字或並從女

本以

有奇異得幸

師古曰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天子氣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披之卽時伸

及生

帝亦奇異

文穎曰十月四日乃生

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

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後元二年

劉敞曰檢前後文多

元 字 二月上疾病

師古曰疾甚日病

遂立昭帝爲太子年八歲以

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卽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

主益湯沐邑爲長公主

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主所食曰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帝

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

共養省中

伏儼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閣

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他皆類此

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

天下

○劉攽曰是年二月有赦紀失載宣紀及丙吉傳可考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

方濟北王寬有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

追尊趙婕妤爲皇太后起雲陵

文穎曰婕妤先葬於雲陽是以就雲陽爲起雲

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

北邊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如淳曰謂之液者言

天地和液之氣所爲也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爲土德之瑞故紀之也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師古曰如瓚之說皆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池者言其津潤所及廣也鵠音胡篤反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

差已亥上耕于鉤盾弄田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

試耕爲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爲昭帝年幼創有名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

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

十四邑皆反

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名也師古曰並音伴。○宋祁曰景德本柯作痾。

遣水

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大

破之

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

謂之奔命李斐曰平居發者二十以上至五十爲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爲奔命奔命言急也師古曰

應說是也犇古奔字耳犍音虔又音鉅言反

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

州

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京師司隸所部

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

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

史雋不疑

師古曰雋音材竟反又音辭竟反

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

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

廷尉王平等五人

師古曰前爲此官今不居者皆謂之故也

持節行郡國

師古

曰行音下更反

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
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以宗室毋在
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
樂衛尉

師古曰長樂宮之衛尉也

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毋種食者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其下並同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

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
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師古曰調謂發選也故吏前爲官職者令

其部率習戰射士於張掖爲屯田也調音徒釣反將音子亮反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

文穎曰上官榮孫安之女

赦天下

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

孟康曰武帝後二年

夏六月皇后見

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

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

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

師古曰匱空也

流庸未盡還

師古曰流

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

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

官者且減之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

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

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師古曰縱謂容放之种音沖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

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

師古曰夏陽馬翊之縣

夏罷天

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

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弩機關今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

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是馬弩關孟說是也

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

安爲桑樂侯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

師古曰眇

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脩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

論語尚書未云有明

文穎曰賈誼作保傳傳在禮大戴記言能通讀之也晉灼曰帝自謂

通保傳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舉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謙也師古曰晉瓚之說皆非

也帝自言雖通保傳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劉攽曰予謂瓚說是

其令三輔太常

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

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僖耳真番郡

師古曰僖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

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

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

師古曰廣

明田

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

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

鹽鐵酤酒昭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故罷之

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

于庭十九歲廼還

蘇林曰核音移廐名也應劭曰核地名監其官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具

如淳曰核爾雅唐棣核也核園之中有馬廐也師古曰蘇音如說是

奉使全節以武爲典

屬國

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主諸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木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官

有九譯令後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得舉火臣瓚曰不得舉火抑

陽助也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

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没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

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

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劉攽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者謂

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

利爾王子侯表旁况侯般坐貸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即如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為所著官既罷

榷酤矣何處賣酒乎賣酒升四錢以邊塞濶遠取水隴西張掖

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詔曰鈞町侯母波率其君長人民

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服虔曰鈞音左傳射兩鞬之鞬應劭曰町音若挺西南夷也母

波其名也今牂柯鉤町縣是也師古曰音劬挺

其立母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

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

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於是

以冠元焉長公主共養

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以母

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

師古曰煖音許遠反

相內史不奏言上

聞而憐之立煖爲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

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

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

鄧展曰閔哀韓福等不忍勞役以官職之事

其務脩

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

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也故死謂之不幸一襲一稱也猶今言一副

也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

武都氏人反

師古曰氏音丁奚反

遣執金吾馬適建

龍頡侯韓增

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龍頡漢書本或作

韓字功臣侯表云弓高壯侯韓頡當子諂

封龍雜侯元鼎五年坐耐金免後元元年諂弟子增紹

封龍雜侯而荀悅漢紀龍雜皆爲頡字崔浩曰雜音洛

今河間龍雜村與弓高相近然此旣地名無別

指義各依書字而讀之斯則通矣諂音女交反大鴻臚

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蘇林曰是時太常夏主諸陵縣治民也

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旣八月改始元

爲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

子票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

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

言光罪時上年十四

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卽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古曰此云初桀

安父子與大將軍爭權詐爲燕王上書蓋追道前年事耳非今歲也張說失之覺其詐後有譖

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

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

大夫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師古曰枉曲也以邪曲之事而干求也

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

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蘇林曰壽西姓也長名也孫姓縱之名等賂遺長

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

私書服虔曰外人主之所幸也晉灼曰漢語字少君師古曰此杜延年別自一人非下諫大夫也共

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爲天子

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

如淳曰特爲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

收其稅入也

以告大司農敞

師古曰楊敞也

敞告諫大夫延年

師古曰杜

延年杜周之子

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

文穎曰徵事丞相官

屬位差尊祿屬也如淳曰時宮以時事召待詔丞相府故曰丞相徵事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

二千石不以臧罪免者爲徵事絳衣奉朝賀正月師古曰張說是也

丞相少史王壽誘將

安入府門

如淳曰漢儀注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武帝又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

皆已

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官壽皆爲列侯又曰燕王

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爲逆抑而不揚望王反

道自新

師古曰所爲邪僻違失正道欲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

今廼與長公主左

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

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

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其吏爲桀等所誣誤未發覺

在吏者除其罪

師古曰其罪未發未爲吏所執持者
○劉敞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

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六月赦天下詔曰朕閱百姓未贍

師古曰贍足也

前年減漕三

百萬石

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

頗省乘輿馬及苑馬

師古曰乘輿馬

謂天子所自乘以駕車輿者他皆類此

以補邊郡三輔傳馬

張晏曰驛馬也師古曰傳

音張

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

所謂租及六畜也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

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

起生

師古曰僵偃也謂樹枯死僵

罷中牟苑賦貧民

師古

曰在

榮陽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

師古曰倉新穀

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

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

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應劭曰武帝始

開三邊徙民屯田皆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顧稅耳

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

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

明友爲度遼將軍

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爲官號

將北邊七郡

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爲衣

服之服此說非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見于服其下汲黯傳序云上加元服是知謂冠爲元服

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

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收四年

五年口賦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

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如淳曰更有三

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

可人人自行三日戊又行者當自成三日不可往便還
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成
者是謂遷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
更也後從弱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
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
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適未出更錢者也師
古曰更音工衡反 令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

師古曰 田千秋 夏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

羌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氏今

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師古曰旣斬反虜又獲生口也俘取曰獲其封明友

爲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師古曰持節而爲使誅斬樓蘭

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師古

曰率領五校之士以
作治也校音下教反

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

會赦太常轅陽侯德免爲庶人

文類曰轅音料德江德也轅陽在魏郡清淵師

古曰會六月赦耳史終言之

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十萬

黃金二百斤劔二安車一乘馬二駟

師古曰八匹也

夏大旱六

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如淳曰告

者爲人所告也劾者爲人所劾也師古曰惡少年爲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

秋罷象

郡分屬鬱林牂牁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

薨

師古曰王訢也訢亦欣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

夫穀賤傷農

師古曰糴多而錢少是爲傷也

今三輔太常穀減賤

鄭氏曰減

音減少

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

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

實之後悉爲縣故與三輔同賦

右將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

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

不急官

師古曰謂非要職

減外繇

師古曰繇讀曰徭

耕桑者益衆而百

姓未能家給

師古曰給足也家家自給足是爲家給也

朕甚愍焉其減口賦

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

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九歲卽位卽

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師古曰帝年八歲卽位

明年改元改元之後凡十三年年二十一 六月壬申

葬平陵

臣瓚曰白崩至葬凡四十九里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

師古

曰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既見金縢之冊乃不疑周公事見幽詩及周書大誥

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幼年卽位亦有燕蓋

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

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減讀爲減省之減

光知時務之要輕

繇薄賦與民休息

師古曰繇讀曰徭

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

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權

酷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

帝紀

七

前漢書卷七

前漢書卷七考證

昭帝紀發軍屯西河○監本訛屯河西從宋本改

上耕於鉤盾弄田注○

臣召南

按百官表少府屬官有

鉤盾令丞後書志鉤盾令一人本注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則應劭說是

夏陽男子張延年○通鑑考異曰紀作張延年雋不疑傳作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桑樂侯

臣召南

按驃騎

將軍此與霍光傳同而外戚傳及恩澤侯表公卿表俱作車騎將軍必有一誤

前漢書卷之七
罷儋耳真番郡。○臣召南按儋耳郡罷并入珠厓至元

帝時珠厓亦罷又按後書東夷傳此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則不惟罷真番一郡也

將三輔太常徒注。○胡三省曰此刑徒輸作三輔及太常者也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注。○顧炎武曰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筭雜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于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侍之乏也

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臣召南按匈奴傳明友

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則此七郡應作十郡
郡二千騎正合二萬之數

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注○王禕曰五校謂中壘屯
騎越騎射聲虎賁也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臣召南按此文可疑秦置

象郡後屬南越漢破南越卽故象郡置日南郡以地
理志証之此時無象郡名且日南郡固始終未罷也

前漢書卷七考證